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
第三十三回 告終養一棹返金陵 放封疆眾官辭玉闕

話說王蘭聞江公請他有要話商量，不知何故，忙套車來至江府。早見伯青、漢槎接出，先與王蘭道喜。方知奉上諭：江蘇巡撫著雲從龍補授；浙江藩司著王蘭補授，又吏部題奏馮寶補了淮安府知府；江漢槎由兵部主政推升兵部郎中，亦補了山東兗沂曹濟道；魯鵬挑選了知縣，分發江蘇省試用；魯鵬上年捐了中書科俸滿，亦外授揚州府通判。奉旨俱依議。各人得了信，皆打點赴部領憑到任。惟雲王江三人是奉特旨簡放的，又係封疆司道大員，須預備召見請訓，方可出京。祝伯青見眾人皆得了外任，不日出京。惟有自己沒有外放；他雖然毫不介意，究竟旁觀難以為情。不若借此告請養親，歸樂田園。想定主意，即與他丈人議定。又去請了王蘭等人，過來商酌。少頃，從龍、二郎皆至，彼此見面，各道了喜，坐下。

江公說到伯青欲告終養的話，自己亦要趁此結伴回籍。並將代伯青呈請的奏草取出，與眾人觀看。從龍道：「伯青今番雖未外放，不過半年中都可有望。若遲告了養親，未免可惜。」伯青笑道：「在田何以直至今日尚未知我，向來我原無意名途，因迫於父母之命幸已邀榮，可慰堂上。此外夫復有何求？縱然外放，我也變乞退的。與其奔競宦途，作登場之傀儡，莫若飄然歸去，樂我林泉。兼之弟本無才，竊恐屍位民上，反有負事之愆。非比諸君留心吏治，為國為民，皆能安謐，自當出仕。」眾人見他立志甚堅，不便過勸。江公留眾人吃了飯方散。

婉容，小黛聞得丈夫放了外任，各各歡喜。王蘭回到洪府，洪鼎材早得了女婿放藩司的信，忙來說與他女兒知道。靜儀，洛珠也自喜悅非常。洪鼎材見王蘭回來，趕著與他道賀，又吩咐擺酒代女婿賀喜。

次日，江公上了奏折，代伯青告請養親，自己亦奏明回籍。不數日，上諭准了伯青呈請，並恩賜予告大學士江丙謙，在家坐食全俸，所過各州縣均著沿途地方官迎送，又賜了若干物件。江公即忙著具折謝恩。恰好從龍，王蘭，漢槎皆召見過了，大眾料理出京。在朝同寅等官，紛紛餞送，忙個不了。

單說柳五官聞得眾人出京，又聞伯青也要回去，甚是割捨不下。前幾日即備了一席酒，邀請伯青等人過來小飲。五官滿斟了一杯酒，恭恭敬敬雙手捧至伯青面前道：「我由蘇州入京數年來競未遇著一個知己。除了東府裡王爺待我甚好，就算你是我的知音，能深悉我們做戲的苦處。前次又蒙你一力成全，迄今感戴不已。自以為脫卻樊籠，無拘無束，又有你們在京朝夕盤桓，正可作樂。不料你要請假回南，而且你呈請養親是件大事，又不好阻攔你。況在田等人亦要同時出京，丟下我一人在此，冷冷清清合誰敘說。不然我也可和你們同行，因置了這些產業一時拋棄不下，真正行止兩難。你可吃了這杯酒，願你此行舟車妥善，身體康強。我若得便即到南京來尋你們，你也要時常寄信於我，不可離了此地，即忘卻了我。」說著，眼圈兒一紅，幾乎落下淚來，勉強將頭別了過去。

眾人聽了都覺淒然，惟伯青尤甚，不由眼眶兒也紅了，接過酒來，仰著脖子吃酒的時候，私用衣袖拭了眼淚。放下酒杯道：「多蒙雅囑，謹遵台命。但我也有一言轉勸，千祈垂聽。」亦敬了五官一杯酒，五官立起，雙手接過吸盡。伯青道：「你此時雖說贖出身子，沒有拘束，平日亦要自家留神，各事謹慎。想你到京直至今日，也不知得罪過多少人。非你好為得罪，皆巾你性情太傲，看著而今那一班鄙瑣齷齪的人，不屑與伍。倒是君子受你幾句搶白，惟有付之一笑，斷不能因此小節即計憎你。那些小人生性地偏狹，最喜趨承，試問平空的受了你的怨氣，他何能干休？又礙著東府裡情面，不好難為你，他心內卻忘不了你。雖然你有東府靠背，還怕誰出你的花樣？不知俗語說得好，寧失一人喜，不結千人怨。他等遇便即發，所謂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我們在京，遇事尚可勸阻；若有人算計到你，我們得了消息還可暗中排解，化有為無。如今你一人在此，除了王爺以外，竟沒有與你合契的，都要想拿你的空子，你一人見聞有限，那裡防備得許多。諸凡都要留心，總宜謙和為是，切勿倚著昔日高傲的性子去做，自然無事。」

從龍聽了，點首道：「所言深中五官平日之病，足可書紳銘座右，五官不可忘了斯言。」柳五官道：「伯青言言金石，我當銘之肺腑。你說我：不好意思得罪他們，真深知我心者。事後我未嘗不悔，無奈身處其境，有欲罷不能之勢。他們那一班東西，不是以勢壓我，即是以財傲我；或白命風流挑我誘我；或以優伶變童待我，以為可狎可玩。那時我心頭的氣，任憑怎樣都捺不下去。雖怪我性躁，我也怪他們來意不善。我非不知京中恨我的人極多。皆因王爺分上不敢奈何我，然而亦非善策，我不能一輩子靠著王爺。此番主見我久已想定，俟你們起程之後，我即將置的房產出脫去了。到你們每人任所住個一年半載，想你們都要做個飯舍主人，算你們輪流供應著我。」

二郎笑道：「你真出京，我情願一人供應，你不要捨不得京中知己。此時說得熱鬧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又進退不可了。」五官冷笑道：「我倒要問你，京中誰是我的知己？想必你親眼見過的。可笑你也學那一班人奚落我。」二郎見五官認起真來，忙陪笑道：「哎喲！我同你取笑的，怎生動起氣來。你果有知己在京，我又不這樣說了。」王蘭笑道：「本是楚卿不好，怪不得五官動氣。人家此時心內不知怎生難過，你還取笑仙。明日五官到了你任上，罰你出城四十里迎接，每日要加倍供應，還要早晚問安。若錯了半點，五官給個信，我們人眾都不答應你。」二郎笑道：「應該，應該，算我以功贖過，沒說供應他，迎接他，那怕罰我代五官倒馬桶提尿壺的服侍，我總願意。」引得滿座縱聲大笑，五官也「嗤」的一聲笑了。

五官又起身與眾人把盞，無非彼此諄囑些別後的言語。伯青又囑咐五官，「置的房屋，若真欲脫手，可以得價即售，就是短缺少許，也只好看破些。好在你這幾年，收的房租也過頭了。實在出脫不去的，不妨懇求王爺代為照管，諒王爺也不能不應許你。你即可挾資到南京來，我家房屋甚多，不乏你的住處。你也可以不必到他們任上去，究竟帶著財帛四路行走，終屬不便。況金陵山水不減京中，那些名勝之所也很夠你逛的。」五官道：「我也懶得東奔西走，受那無辜的風霜，不過我嘴裡這麼說。我自然到南京來投你的為是，你卻要收拾出一進幽雅的所在讓我棲止。不然即與你府中金小驪同住，也可以使得，我久聞他亦是個怪有趣的。」

從龍搖頭笑道：「伯青未免欺人太甚，五官倒有心念舊，不忘故交，每處居住一年，可以大家盤桓。伯青偏要招攬他常住在南京，又不許五官到我們任上來，分明你嫉妒太深，要瓊枝獨佔。不知五官出京，非走山東不可，我先知會子蹇留住五官，不放手到南京去，試一試我們當路而耍的手段。竊恐伯青彼時，也無可如何！」五官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個香荷包，你們爭著什麼呢？我爽性連京都不出，你們大眾亦無可如何！」說得眾人笑了一回，反覺愁腸頓掃。傳杯遞盞，直飲到三更以後，大醉而散。

且說洪鼎材夫婦連日料理女兒行裝，好隨他丈夫赴任；靜儀與洛珠亦各自收拾。惟有洛珠聞得出京，更外歡喜。此次由南京經過，可以與母姊重聚。況伯青也要一同出京，回了南京正可代姐姐完合終身人事。洪夫人又擺了一席酒，為洛珠餞行，囑托「到了任所，你們夫婦三人須要和睦，切勿偶傷和氣。即是我女兒倘有言語不慎，你當原諒，請事都要推我的情分。靜儀我亦訓誡過了，不可有意欺你」。洛珠起身斂袖答道：「老太太但請放心。太太雖然性子急躁，不過一時半刻，待人是極寬厚的。況同住將近半年，彼此都知道性情，沒有說不來的事。」洪夫人聽了，拍手道：「好呀，好孩子，你既理會得，我從此即放下這一條腸子。」又回頭叮嚀了靜儀一番。

那邊程婉容也忙著與小黛檢點出京物件。小黛先發了一封信與他母親穆氏，說及二郎放了淮安府，「不日出京赴任，臨時打發人來接你。如今妹子已嫁了人家，沒甚牽絆，大可早為收拾，到淮安來母女完聚」。

又隔了一日，從龍等人去稟明瞭江公，擇定來日起程。先叫人僱定了幾十輛驢車騾驢，在城外伺候。各人又分頭至諸同寅、戚好處告辭。次日黎明，在京各官齊來走送。到了城外，各府內眷上了轎車，行裝在眾車上配搭好了。江公領著眾人，向各官再三力辭，方紛紛回城。

只有五官依依不捨，直送到十里以外，猶不肯回去。伯青等人下了車，齊向五官道：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你也好回城罷，不然離城太遠，你一人回去，反叫我們不放心。」伯青又執著五官的手，勸他不必再送。五官含著一包眼淚，哽咽道：「我恨不能即送你們直至南京，就此同行，我方快意。我正高興送你們，怎麼倒不叫我送了？我也知再送下十里去，亦要分手，無如多送一程，多捱一刻都是好的。」二郎道：「五官不要呆氣，此行不過暫時分別，好在你把京中產業脫去，即要到我們那裡去的。那時聚的日子長著呢！」眾人齊聲稱是，均勸五官速回。五官也不開口，望著眾人怔怔的半晌道：「我也回去了，你們好生走罷。我也無多他囑，沿途加倍保重便了。」說罷，跨上了車，即吩咐轉車回城。那車夫因耽擱過久，怕的趕不上交易，將牲口加上一鞭，如飛而去。

五官回到寓所，猶自呆呆的悶了幾天，杜門不出。還是王爺差人叫了他去，在東府住了兩日，才拋去了掛念眾人的心腸，遂四處托人脫售房屋。不上數月，已售去八九所，有幾處變賣不出的，一齊交與東府裡收管。先去稟明瞭王爺，「要出京走一遭，不過一年半載就回來的。這幾所房子求王爺照管著，恐的有人糟蹋」。若論王爺本不願意五官出京，又見他賣去多少房子，明知這一去不曉得何年方可回來？因五官性急，若攔他不去，他必不敢拗強，定然要急出病來。豈不把平日愛他的一番情意，白白掃掉了。只有再三叨囑，「早早回京。一路宜小心為是，不可使我記掛」。五官見王爺應許，好生歡喜，忙去將應用行裝收拾。所有不用的物件，以及負重的東西，全數寄存東府，好待王爺相信他必來之意。又貼身帶了兩名用人，僱下驛車向兗州進發，先奔漢槎任所。下文自有交代。

且說伯青等人見五官去遠，急吩咐開車，趕上江公同行。眾人倒也罷了，惟有伯青悶懨懨的短歎長吁，一路無言無語。晚間下了坊子，吃過飯，勉強到江公處道了安置，回房也不與眾人談笑，倒身即睡，有時夢中還要喚「五官」幾聲。從龍等人恐伯青思念成疾，多方婉勸，伯青始略略解開心事。眾人又搜羅出多少閒話，逗他說笑，伯青卻不過眾人，也只得回答一言半句。

這日晚間，正是十五夜，月色當天，蟲吟四壁。伯青、漢槎伺候江公睡下，退了出來。伯青背著手望著天，在院落月地上踱來踱去。回憶在京與五官朝夕相聚，何等歡樂，一旦分開令人眷眷不忘。其實我平日最是個曠達的情性，各事都解脫得開，單單五官橫來豎去，都在我心上。又想到南京慧珠，數年不見未知近來身體若何？此番回去，又未知心願可能償否？不禁百緒紛來，心如亂絲。信口微吟，作成短歌一章，急急回轉房內，寫了出來遞與眾人觀看。從龍接過，念道：

月圓則缺，花繁則折。人生三萬六千日，有如鏡花與水月。朝赴神京，暮辭玉闕。關山迢迢，飄蓬兮吳越。今日言別離，明日又離別。日復一日復年，我心終日徒鬱鬱。莫若高臥南山中，不計人間之得失。隨他春去與秋來，隨他生離與死訣。我則樂吾之樂兮，明吾之節。

從龍看畢，大笑道：「伯青今日可算大徹大悟，不至於入魔了。」王蘭道：「他倒不是瘋魔，只怕要成情魔的。」伯青聽了，也笑將起來。時已二鼓，眾人收拾安睡。

次日，已抵山東地界，從龍、二郎、王蘭、漢槎等四人是急欲赴新任的，沿途不敢過於耽遲。江公與伯青是告假回籍的，可以緩緩行走。況江公一路的門生故舊甚多，到處都有款留。江公因自己年邁，不慣辛苦，亦欲到處少歇兩日再行，方不吃力。遂命漢槎等先行，「好在有伯青在我身旁伺候，可以代你之職。你有君命在身，不可以私廢公」。漢槎不敢違命，即與從龍等辭別江公，專程進發。那魯鵬，魯鵬兄弟二人另是一起，出京的時候早分路先行了。

不數日，漢槎已至兗州，各屬府縣早米迎接。漢槎進城住下，擇吉接印任事。從龍等人俟漢槎接了印，不能久延，作辭開車。在路非止一日，已抵王營，眾人開發了車輛。二郎早有淮安府屈各官，前來迎接赴任。小黛與婉容，洛珠相處已久，不捨分別，便硬留住，過了幾日，從龍，王蘭再四催促，方肯動身。又與二郎約定，「待到南京謁見督憲，必要順往蘇州去謁撫台，那時我們再會罷」。二郎笑對從龍道：「現在小儒與你俱是我的上司，明日我去謁見，你們不要裝出上司身分來待我，那是不依的。」從龍笑道：「彼一時此一時，你若有半點參差，我定與小儒聯疏劾奏，都要你跪求到我們轅門上來，才肯罷休呢！」二郎道：「我也不怕你們上司不上司，拚著不做這官，亦要擾得你們不能安靜。」王蘭道：「不用鬧笑話了，天色不早，我們行罷。」二人作辭上轎，二郎直送到碼頭方回衙門。又早早封下幾號大船，在河邊伺候，從龍，王蘭各自攜眷，揚帆開行。數日到了南京，雲王二人登岸去拜小儒，舊雨重逢，分外喜悅。方夫人又請了程洪二位夫人，及洛珠到衙內相會。

次日，洛珠回家見了母親姐姐，骨肉團聚悲喜交集。又與小鳳，小憐姊妹兩人各敘別後情況。洛珠說到在京與靜儀如何大鬧，後來洪夫人又如何調排，請他回去，現在打成結識，倒彼此相安了。慧珠聽了，咋舌搖頭道：「妹妹比男子家還勝一籌，數千里外，孑然一身，又在他們龍潭虎穴之中，你竟敢獨逞威風，反把人家的頭磨了下來，真真甘拜下風。若是我處你這境界，惟有一死而已。不被他家磨死，也應自己愁死了，還能與人家爭強鬥狠麼！」洛珠笑道：「大凡天地生人，何等境遇即生何等材質。若姐姐秉性懦弱，斷不會處我的那等境界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」小鳳、小憐皆點首稱是。

王氏道：「自從你起程以後，我日夜愁煩。常同你姐姐閒談，王大人待你是沒有說的，還有什麼不放心。所慮者洪小姐不能相容，你的性格又生來傲強，絕不肯受人家半分委曲。況你到京中，認識的不過林姑娘一人，他也不能十分完護著你。今日聽你所說，我從此這一片愁煩也可拋去了。細想起來，卻也虧你有那樣膽量，不怪你姐姐說，倘若替了你，是真個兒不行的。」

洛珠又說到伯青已告終養回來，「大約遲個十日八日，即可到南京了，母親須要預為斟酌，完了姐姐終身要緊。在田等人皆說，大眾同到南京撮合此事。如今各人有了省分，何能耽延。母親等伯青回來，還是去與陳小儒計議為是」。慧珠聽他們說到自己身上，忙自走開。

王氏點頭道：「我此時也沒有別的心事，就是你姐姐的終身一件心事，放不下來。惟有求陳大人去說通了祝老頭兒，斷無不成之理。只怕祝老其中扞格，即有些費手腳了。料想陳大人諄諄的向他說，祝老也不便過於推卻。待你姐姐出了門，我即到你任上去住幾時，看看名山大川，以娛老景。那時天就踢了下來，我也不問了。」母女二人談談說說，王氏又留著吃了午飯。洛珠恐王蘭懸望，辭別母親姐姐等人，上轎回船。來日，洛珠接了王氏、慧珠、小鳳、小憐到船上盤桓了一天，傍晚方散。

從龍，王蘭至各親友處走了一遭。從龍又私自到小鳳家綢繆了兩日，臨行囑咐小鳳在南京少待，「我一至蘇撫任上，即遣人來接你」。次早，鳴鑼開船，向蘇州進發。從龍是本省撫台，封疆大吏，誰人敢不來奉承，沿路接待款留，請酒請宴，紛紛不已。王蘭雖係隔省藩司，因與撫台同行，落得去慰勸他，也好留著日後會路。況蘇杭相隔不遠，杭省各官早得了信，藩司大人已至蘇省地界，焉有不接之理。大小各官一路迎出境來，上手版的送酒席的，一起甫去一起又來，沿途甚為熱鬧。

從龍到了蘇州，早有舊任撫台王立身，差了蘇州府與中軍參將齎送王命印冊文卷等件過來。從龍當即恭設香案，望闕謝恩，跪受各件。文武各官上來道喜請安。從龍重賞了來員，又留了飯。隨即坐轎排執事登岸進城，去拜舊任撫台，又往各鄉宦家走了一遭。次日吉時，接了撫篆，即由驛馳奏謝恩的折子，並呈報到任日期。

公事已畢，請了王蘭入衙，商議發寄南京的信。遂與王蘭聯名寫了一封信與小儒，托他成全伯青、晚秀的婚姻。第一祝老面前須要婉轉而說，使他推辭不得方妙。王蘭因赴任在即，不能久延，別了從龍向杭州而去。從龍待王立身讓空衙門，方接了程夫人入衙。

王蘭到了杭州，擇吉接受藩篆，新舊交代。一切煩文，毋須重敘。謁過本省撫台，亦由驛拜了謝恩奏折。隨後也接靜儀，洛珠進署。暫且不提。

單說陳小儒一日接到雲王二人的信，折開看畢，笑道：「在田，者香太多心了。」恰好甘誓走了進來，小儒起身讓坐，遂將來信遞與甘誓看道：「他們倒會使巧，落得說兩句不吃力的好話，輕輕把這重擔全卸在我一人身上。難道他兩人不寄信來，伯青回時，我就不料理這樁事麼？我也知怨女曠夫，終非了局。」甘誓笑道：「伯青而今雖非曠夫，晚秀此時真如怨女。而他等又皆是你

的管轄下子民，若使一夫失所，一女無依，均有關教化。」小儒笑道：「又盤先生復為他等下一激詞，此事竟使我萬無推諉了。惟有速以圖成，俾曠者得所，怨者含歡而已。」說罷，賓主鼓掌火笑。

自是小儒每日盼望伯青回來，又想如何與祝老說法？「我深知此公古怪，雖說愛惜伯青，有請必從。無如伯青甫經新婚數年，又不是正室不育子女，那納妾的話如何說得出口？縱然不忍拂他的兒子素願，他豈不慮及江府理論。祝老平日是個謹慎小心的人，斷不肯落半點瑕疵。倘若執意不行，固屈孤負了伯青、晚秀兩地情癡，豈非又被在田、者香笑我無能！」正坐在書房出神呆想。

忽見雙福進來道：「今早家人在外面聽得，劉蘊劉御史家出了一件新聞，現在傳說的合城都知道了。」小儒忙問何事？雙福遂從頭至尾細說一遍，要知劉蘊家出了什麼新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